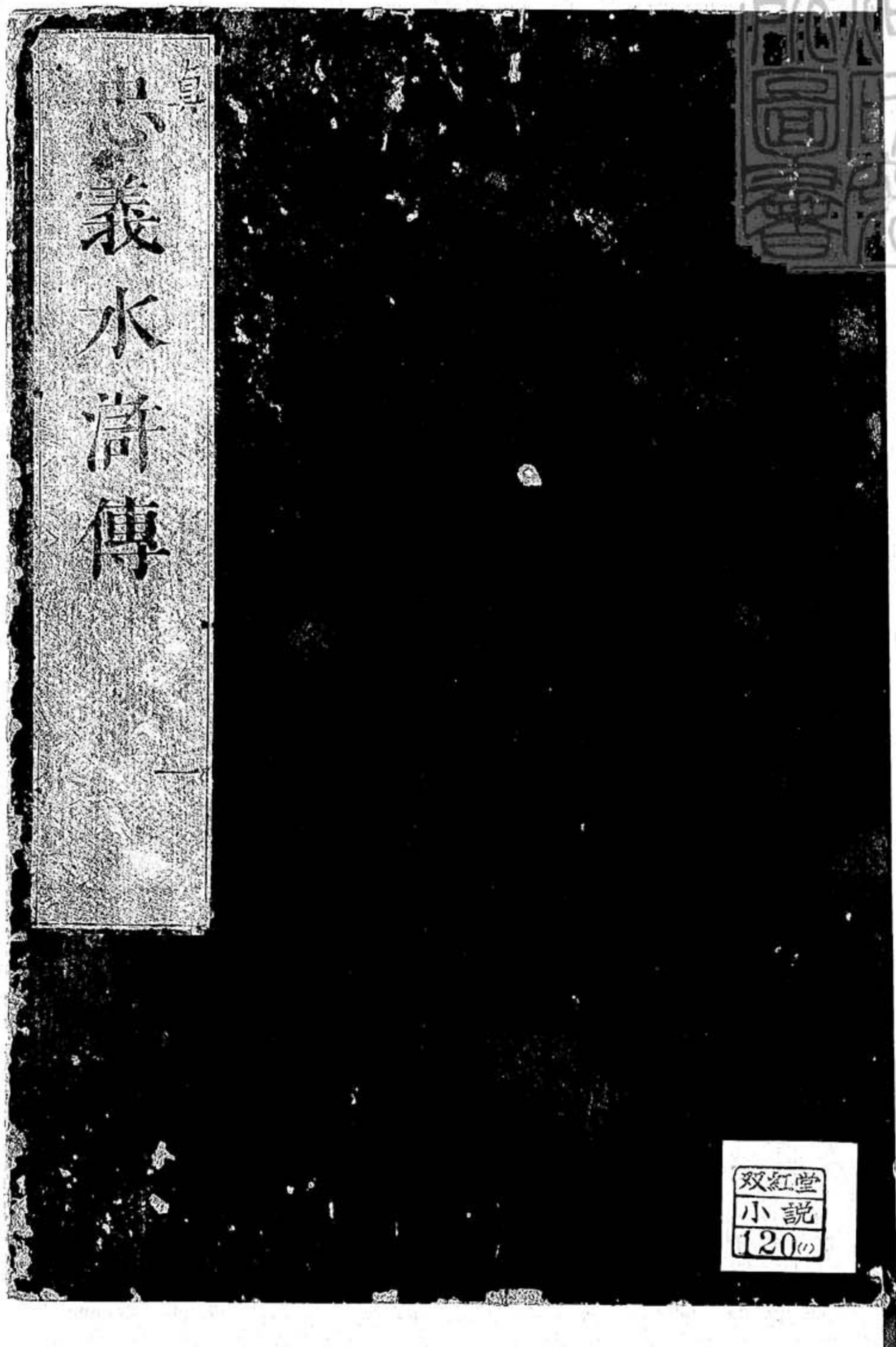

繪本
忠義水滸傳
双紅堂
小説
120の

3007-(1)

讀忠義水滸傳序

卓吾李贄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唫也。可恥孰甚焉。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

君相猶然處堂燕鵲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也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乎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於水滸也其

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

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盡。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眞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耳。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且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枕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於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日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日讀此傳。則忠

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矣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云耳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李卓吾先生批點忠義水滸傳引首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詞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來及剪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幷後帝分眞僞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詩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迺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漢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後來感的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

經宿不散迺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湯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讖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箇陳摶處士是箇道高有德之人能辯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摶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顛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應上合天

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位
一十七年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
十二年傳位與眞宗皇帝眞宗又傳位與仁宗這仁宗皇
帝迺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
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
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至
殿下朝見眞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
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箇字太子便不啼哭
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甚
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

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迺是南海開封府
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迺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
青這兩箇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
九箇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
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
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
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
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那時百姓受了些
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
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

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無其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專要祈禱禳謝瘟疫不因此事間聞動宋國乾坤闔遍趙家社稷有詩爲證

詩曰

萬姓熙熙化育中　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鏞治　變作兵戈劒戟叢
水滸寨中屯節俠　梁山泊內聚英雄
細推治亂興亡數　盡屬陰陽造化功

李卓吾先生批點忠義水滸傳目録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第五回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洪太尉誤走妖魔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第六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第十回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花和尚大鬧野豬林
林冲棒打洪教頭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令烟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裏，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駕，珮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鼇鳳羽扇開白玉堦，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

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敕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迺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

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但見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秣嫩柳舞金絲拂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齎擎御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不止一日

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
山上清宮住持道衆准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
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
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
下馬太尉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栢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
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
廂天丁力士叅隨着太乙眞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
定紫微太帝披髮仗劍北方眞武踏龜蛇鞍跋履頂冠
南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

天子堦砌下流水潺湲墻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
長綠毛樹梢頭獻菓蒼猿求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
鳴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獻玉磬眞人禮斗獻香臺
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瑾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
門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眞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
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眞人道天
師今在何處住持眞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
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
一茅菴修眞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

如何得見眞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
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
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
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眞人道既然
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眞
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
踪跡不定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
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
下官齎捧御書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
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眞人稟

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
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
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
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
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
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
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喫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
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
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眞人又稟道太尉要
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願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

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
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
峴高低不等謂之山側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
路上面極平謂之頂頭圓下壯謂之巒藏虎藏豹謂之
穴隱風隱雲謂之巖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
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
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
爲映出的是霧維尖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
險削磯猶如平干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

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
千堆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
走過了數箇山頭三二重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
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
重裀而臥列鼎而食尚且自倦今日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
路知他天師在那里那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
十步掇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
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錦毛
大蟲來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偷眼

看那大蟲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鉤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兎盡潛藏　澗下獐麂皆斂迹

那大蟲望着洪大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一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諕的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廝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鬬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

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只
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
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
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篠裏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
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叫一
聲我今番死也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閉開眼來看那
蛇時但見

昂首驚飚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咬倒岡呼吸則吹
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梢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

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漸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髑髏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叵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壽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林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個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轉出山凹拘來太尉看那道童時但見

頭綰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縧結草來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鬢朱顏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只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鐵笛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道童不採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

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
菴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上皇帝差箇洪太尉齎
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
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
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
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說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
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
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
纔驚覺的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
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眞

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責官如
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
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
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籐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
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
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眞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太
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
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
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一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
他那里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

鶴駕雲望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眞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獀眞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眞師當面錯過眞人道太尉但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眞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眞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路行至宮後宮前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官看遍行至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墻正面兩扇朱紅欄子門上使着脫胯大鐵鎖着交叉上面兩扇朱紅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簽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眞人答道此乃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

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眞人答道此是祖
老太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
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孫孫不敢妄開走了魔君非
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
裡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
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眞人說
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眞人告道太尉此殿
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
笑道胡說你等要安生惟恐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
等去處假稱鎖鎖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
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處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
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眞人三向五次稟說此殿開
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
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宣詔違別
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
鎖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
受苦眞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
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裡面暗
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

亂人以爲妖魔正人

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煙靄靄撲人寒冷氣陰陰陰侵體顫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別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跌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却有四箇眞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一來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便對眞人說

以爲忠良

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眞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眞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眞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里肯聽

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泰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觸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

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冲上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喫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槓棚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眞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眞人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箇緣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兒洼內聚飛龍畢竟龍虎山眞人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終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當時住持眞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眞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有詩爲證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爲禳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塚纍纍
高俅奸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竪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

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

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箇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四十脊杖送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遞一箇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千隔潒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着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染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士是親戚寫了一

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賫發高俅回東京投遞董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竟來金染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丁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箇幫閒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開封府斷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箇緣

由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
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
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
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
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罷來書知道高
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
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
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
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
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迺是哲宗皇

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
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馳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
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
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
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
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迺是神宗天子第十二子哲宗皇
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
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
般不愛更兼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
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

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盃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瓈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蘂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大尉對席相陪酒進數盃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官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官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玉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的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了書呈巡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

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縧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遭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遠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又手脫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要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門頭謝罪解膝下場繞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鰾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筵延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就盃相謝一次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册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擇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健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

一二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廝抗拒官府捕盜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亦說染患在家見有病狀在官高殿帥焦燥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推得捉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

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廝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眾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眾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

小人開口便是托勢因自家慣托勢故也

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讐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讐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里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娘兒兩箇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不放心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灶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灶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去了晚飯吃了安置娘子在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

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獄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箇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巳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獄廟裏張牌疑忌，一直迭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斬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

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
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
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
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
里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
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墻外却有二三百
株大柳樹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
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
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
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
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
是如此且等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
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
你兩箇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
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
母兩箇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
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
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
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箇叙禮罷都坐
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里來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

人姓張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
安府投邊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
店欲投實非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
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
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
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盪酒來篩
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
人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
一面勸了五七盃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
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

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箇
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騾馬教莊客牽去後槽一發喂養
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
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
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
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
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
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
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敢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
夜心疼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

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疫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兩箇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眞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十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扠一扠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內小官人的誰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

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
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錦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
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
入來逕逸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掄着棒又
赶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
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
裏直搠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
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
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
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

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
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
一箇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
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盃酒說道師
父如此高强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
奴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
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錢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箇高太
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
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
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里得

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大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

頭今日既到這里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點撥了酒食留住王教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平八般武藝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鎚弓弩銃
斧鉞弁戈戟
鞭簡劒鏈撾
牌棒與鎗朳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要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在莊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意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

前後一盃未進笙歌送階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把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經畧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段

難說好漢無淚好漢見好漢自然淚流也

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洒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和娘兩箇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里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患病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速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殁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

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下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凳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邊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里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摽兎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仔乙郎說衙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佈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箇獐兒兎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箇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箇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

春這三箇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强人不想那廝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要些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騷擾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强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三箇爲頭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唣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准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遮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强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准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墻垣安排莊院捻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畧有人句詩單道朱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髯垂
陣法方諸葛　陰謀勝范蠡
華山誰第一　朱武號神機

第二箇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鄆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亦有詩讚道

力健聲雄性粗鹵　丈二長鎗撒如雨
鄆中豪傑霸華陰　陳達人稱跳澗虎

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亦有詩讚道

朱武陳達楊春出世

腰長臂瘦力堪矜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髯垂
陣法方諸葛　陰謀勝范蠡
華山真好漢　朱武號神機

到處刀鋒亂撒花　丈二長鎗撒如雨
江湖名播白花蛇　陳達人稱跳澗虎

朱武當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厮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

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
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
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
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眞有本事兄
弟休去罷陳達呵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鳥嘴長別人
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
唱呵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
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
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
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

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
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
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
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
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
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蠻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
在後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
馬飛逕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
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裹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腳穿

陳達一見史進便歇了

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胳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一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俺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到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赶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掄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二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却似半嚴爭食虎九紋龍忿怒二次力只望首門飛跳澗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史進陳達兩箇鬬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達把鎗望

心窩裏捌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攧入懷裏來史進輕輕猿臂欵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鞍花鞚欵欵揪住了線腦丟在馬前受降那匹戰馬穩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赶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絕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箇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和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忽忽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雙雙跪下擎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

朱武亦是真義氣不正若許

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寨莊無言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竝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竝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里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盃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

至此便覺解官請賞四字可羞

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箇小嘍囉趁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門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卻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卻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此二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

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箇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箇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王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

裏送物事不則一日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在莊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來浪浪蹌蹌一步一攧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裏面望着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摽兎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兎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赶入林子裏來扶他那里扶得動只見王四腦後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廝醉了那里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腦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差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到在這里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自耐

多少人爲革命的誤了一

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丑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躍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王四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胯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胯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燥定是赶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曾有回書那里查覈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

極談事的人偏會答應

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麽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赶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盃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在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連夜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箇雞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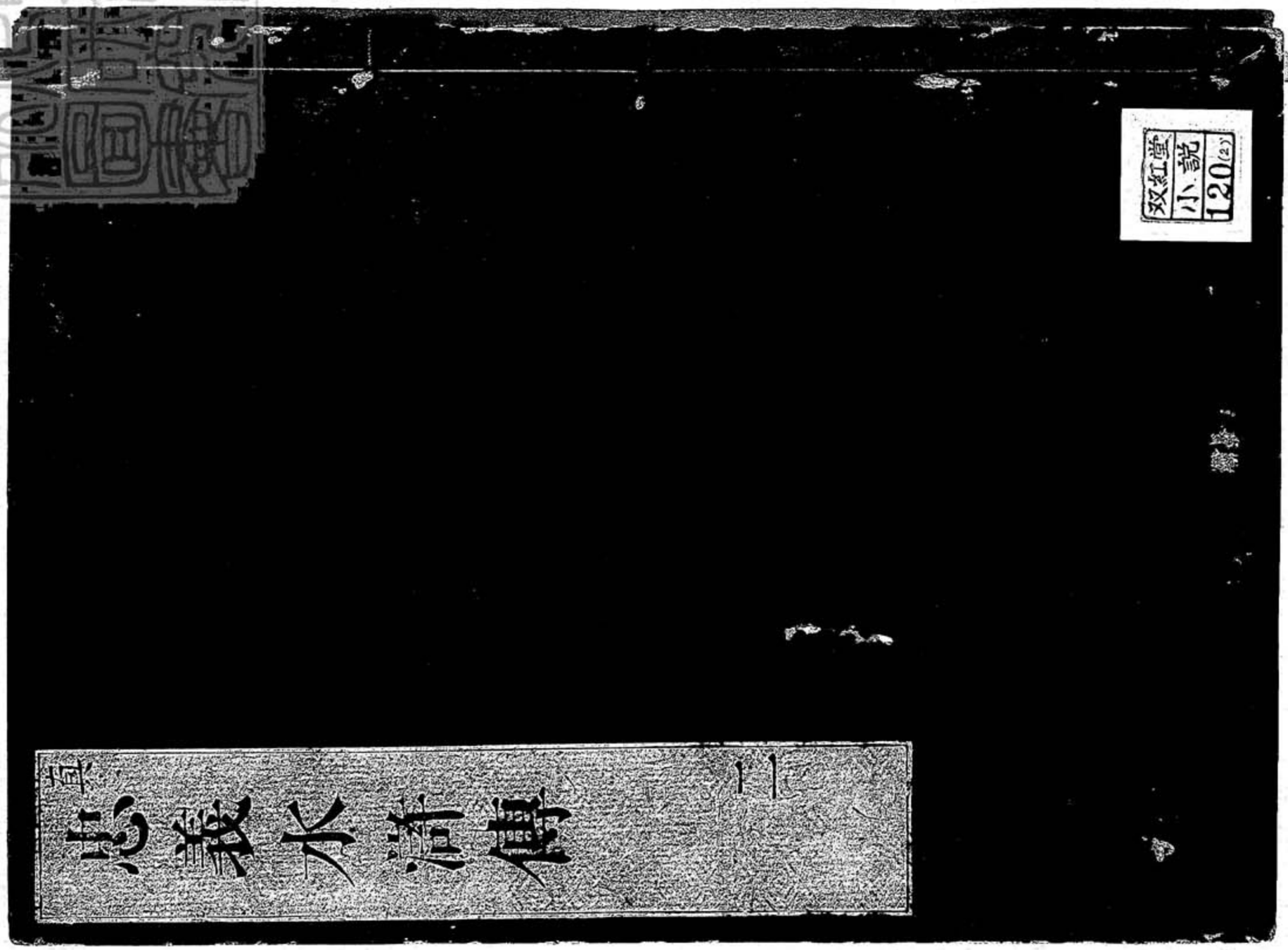
得好箇中秋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米盤如畫賞翫正
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兎交馨簾櫳高捲金杯頻
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酩酊醉醺醺莫辭終夕
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嘍囉看
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
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
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
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
輪流把盞一邊劉拏勸酒酒至數盃却早東邊推起那輪
明月但見
桂花飄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鬼映千
山似水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鵲光射平湖照雙栖之
鴻雁氷輪展出三千里玉兎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翫中秋敘說舊話新
言只聽得墻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
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
梯子上墻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
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

管叫若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裏再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幾人來捉史進并三箇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須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終



0 1 2 3 4 5 6 7 8 9 10
cm



交大圖書館
小說
120(2)

·科3007(乙)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為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眾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在恁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忍別作緣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你元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史進喝道、李吉你

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二壁廂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錦袍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里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雙戸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

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造入莊裏來捉入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

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盡重什物，盡皆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淨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想家私什物盡已沒了，再要去重整莊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里計箇出身，求半世榮華。朱武道：哥哥便只在此間做箇寨主，卻不快活。雖然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

寄留在山寨史進頭戴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混青抹角軟頭巾項上明黃搂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胯膊青白間道行纏紮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落日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趲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里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里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付座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要甚茶史進道與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里經畧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入來走進茶坊裏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生的面圓

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落腮鬍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到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
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慌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
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相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
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
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麽
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
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
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
麽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

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
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
俺也聞他名字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
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种經畧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
里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俺且和你上街去
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
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
箇挽了肫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
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
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棹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

藥一盤子盛着揷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入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得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燥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門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鬨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錢

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正是李白點頭便飲淵明招手回來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

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溫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簡酒至數盃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錦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間壁閣子裏有人哽咽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洒家甚麼人在間壁哎哎支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

髮蓬鬆雲鬢捕一枝青玉簪兒裹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不素白舊彩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娥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

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里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訴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遠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

說錢說勢者鄭屠

不的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一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麽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緣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客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

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箇脆膞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畧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里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養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散碎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小便道也是箇不來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交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要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臉三箇人出了潘家酒

偏不失信偏不會了

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
回到經夏客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
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
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
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曉
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
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
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
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
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

為人謀盡思如此亦何必

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去魯達問道他少你
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
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
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達
大怒又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
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爬將起來一
道烟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他金老父
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
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
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

講道學讀論語來好薦屏腸自是如此干古同貫也

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接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上午辰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

金公去遠了

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拏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剁做臊子不要見

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
跳起身來拳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說道
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
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
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
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
上衆隣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
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拳刀
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赶將入
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了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

如錦

步踏住胷脯提起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
家始投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在了
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
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
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恰便似開了箇油醬
鋪酸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
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
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睛綻裂
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絳皁鋪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
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

討饒魯達喝道灑你是箇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了你你如何叫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撣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要官司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服都不要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宣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值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兒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兒身經畧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

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畧處軍官爲因俺這里無人幫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拏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至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都纔出去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仵作行人着仰本地方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林限緝捕兒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當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文書各處追捉出賞

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畫了他的模樣到處張
掛一二十人等踈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
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遊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涌網的活魚乘水勢
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
快有如臨陣馬
這魯提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行過了幾
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饑不
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
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鴈
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
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
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
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頭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
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
白頭老叟盡將枴杖棒柱髭鬚綠鬢書生却把文房扑款
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
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

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
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
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
看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
這里攔腰抱住直扯近縣前來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
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鬚髮倒換過殺
人姓名禍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
盡不平人畢竟拖扯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終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
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淨處說
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
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
你說因爲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廝
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赶來亦無恩人在彼答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里虜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粧豔裹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揷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同但見

金釵斜揷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笋手半舒嫩玉纖腰嫋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體輕盈紅繡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柳香肌撲簌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提轄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

道我兒陪侍恩人坐一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
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
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
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箇婢嬛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
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酢時新菓子之類歸
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上樓來春臺上放下
三箇盞子三雙箸鋪下菜蔬菓子下飯等物婢嬛將銀酒
壺溫上酒來子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
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
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個紅紙牌兒旦夕一灶香孛父兩

月特得金

老這箇厄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
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
打將起來魯提轄開閣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
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個人騎在馬上只
裏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拏起櫈子從樓
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
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
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十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
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義
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

老這般人也不壯丁

緣何便拜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麽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酒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小子平日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酒家是個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此閒話較量些砀泔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

真蒙傑不作假語

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匹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舊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攜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迎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并魯

趙員外也是豪傑

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與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多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二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千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裏有五七百僧人爲頭智眞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遞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酒家情願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

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

東洋文庫

大山但見

雲遮峯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萃葎參差侵漢表巖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拔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幹鈴搖龍尾動根盤直壓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眞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眞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浼眞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奧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

山門傑峻嶺佛殿接青雲鍾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峯巒對立香積廚通一泓泉水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半邊禪客經堂雲霧裏白面猿時時獻菓將怪石敲響木魚黃斑鹿日日銜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眞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付耳低言你來這里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

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
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
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
中多有相濟禮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
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
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下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
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
世艱辛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
爲僧下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
說荅道這箇是緣事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

只見行童托出茶來怎見得那盞茶的好處有詩爲證

玉蘂金芽眞絕品
兔毫盞內香雲白
戰退睡魔離枕席
仙茶自合桃源種

僧家製造甚工夫
蟹眼湯中細浪鋪
增添清氣入肌膚
不許移根傍帝都

眞長老與趙員外衆人茶罷收了盞托眞長老便喚首座
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
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恰
似賊一般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
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衆僧

真長老亦不等問

亭長老說道、却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

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敎鳴鴻鍾擊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禀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敎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揑肘揲牒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鬍鬚魯達道留這些兒還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眞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得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了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得言唱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

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拏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架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是否兩字、却便道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雪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

知答應是否者便怎的

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裏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粗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犯清規、萬望覷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

古人結交如何便皆這等耳卓老終其身毒不見也

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扯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說智深回到兼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善哉智深裸袖道鼈魚洒家也喫甚麼鱔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鼈魚大腹又肥酣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

其實于你甚事此禪和子好做師父由他自睡却是正理

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到晚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絲掩了僧鞋大踏步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鴛鴦欄檻上尋思道于烏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只如今教

好賢却是護短語對他人說也

出家人體面又是如何

叢林中要你這等人却又何用只可裝禪和模樣哄

施主
布施
耳

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癟了趙員外這幾日又沒人送
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
來喫也好正想酒便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
桶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箇鏡子唱上山來
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曾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
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
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

你眞箇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市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
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
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
錢本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眞箇
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
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丞智深赶
下亭子來雙手拿住扁擔只一腳交當踢着那漢子雙手
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
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鏡子開了桶蓋只顧舀着那冷

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方纔來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鏇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露出舂背上花繡來搖擺又去聲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脚輕眼紅面赤前合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蹌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龜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批一作詫說此何說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批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批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箇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批攔他智深用手隔過又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蹌

蹅却待掙（挣）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浪蹅蹅攔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五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荒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此又何說）關上智深搶入堦來一拳一脚打開亮關二三十人都赶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又何說）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是了）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眞）打死你那幾箇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齁齁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猫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此一囉嗊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

（眞是个長老）（非但花和尚不過豪傑眞長老）（亦不過知音徒）

第一回 描得像

可憐英雄時落魄

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赶出外來尋時却赶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橑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赶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

是一个好長老

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赶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昔大唐一箇名賢姓張名旭作一篇醉歌行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甌潋灩傾歡伯
延頸長舒似玉虹
昔年侍宴玉皇前
蟠桃爛熟堆珊瑚
流霞暢飲數百盃
雙手擎來兩眸白
嚥吞猶恨江湖窄
敵飲都無兩三客
瓊液濃斟浮琥珀
肌膚潤澤腮微赤

天地聞知酒量洪　勅令受賜三千石
飛仙勸我不記數　酩酊神清爽筋骨
東君命我賦新詩　笑指三山詠標格
信筆揮成五百言　不覺尊前墮巾幘
宴罷昏迷不記歸　乘鸞誤入雲光宅
仙童扶下紫雲來　不辨東西與南北
一飲千鍾百首詩　草書亂散縱橫劃

可憐英雄漢子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色暴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尋聲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干呆麽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拿他那裏酒喫也自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熱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麽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

打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戟戟地好滲瘮瀨滲所禁切瀨音賴俗語作測賴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里正有此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條重一百斤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好心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此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里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稳便小人趕趣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二三十步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屋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那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

說道師父小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个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

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夠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斜掩桑麻古道邊
白板凳鋪賓客坐　矮籬笆用棘荆編
破瓷甃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墻畫酒仙

智深揭起簾子走入村店裏來倚着小牕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里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

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
喫智深道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智深這
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
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酒智深問道有甚肉
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只有些菜
蔬在此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墻
邊沙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見有狗肉
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
此不來問你智深道俺的銀子有在這里就將銀子遞與
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喫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

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
饑站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要
喫那里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
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
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沽一桶來智深無移時
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
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睜口呆罔知所措
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
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
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

雙袖子揣音搋女角切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搧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剌剌一聲響亮把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亭子柱打折了塌了亭子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攧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前日這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關門又何也

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杉刺子只一拔却似絕絕蔈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

長老透徹

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長老智深等了一回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腳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

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廻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囫圇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裏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眞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廻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衆了一交爬將起來把頭摸一摸

長老眞透徹雕平天下可也

他見得滿堂僧

直透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下絲把直裰帶子都咬咬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饑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看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只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劈耳

忠義水滸傳

衆如木偶

衆揪住將肉便搠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剉剉剉只顧鑿滿耳無有半箇是好漢了也得嘴臉落得打罵也

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里禁約得住智深一昧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捨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掇兩條卓脚從堂裏打將出來但見

此又何說

心頭火起只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膽圓睜起捲海鼈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錦跳澗豺狼直饒揭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拋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

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塌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歪這箇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眞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齎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

這樣僧趕了有何罪業

不通之甚

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皁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塌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

那里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眞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到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證果江南第一州畢竟眞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真忠義水滸傳

二

双紅堂
小説
120(3)

科3007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話說當日智眞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

下下人自是喜好下下人得上上人開身然後乃安也予欲不他往得乎

亭子修了泥金剛塑了好漢老了

間壁客店裏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叫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已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卸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個奇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條斜綰雙頭戒刀燦三尺春氷深藏鞘內禪杖揮一條玉蟒橫在肩頭鷺鷥腿緊繫脚絣（綳）蜘蛛肚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蓋膽寒毛生成食肉餐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

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喫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影裏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烟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家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前看時見十數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赶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那老人年近六旬之

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到門前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赶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重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遞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拿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亦不推辭無一時二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太公對席看了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喫了

擡過桌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來攪擾你麼明日酒家等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壻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

得二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緻下二十兩金子一定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斬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動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

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並不要說有酒家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盛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隣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

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智深把房門一掩閂都拔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鎖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不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煖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滿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喜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過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裏滾出一夥沒頭神烟迷綠樹林邊擺着

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倩根紅衲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奧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眞太歲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部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獵尖乾紅凹面巾髻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領圓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稍狼身銷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對下一盃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壻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盃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盃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

囉把藥就聽前擄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盃便道我且和夫人斷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拿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房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拿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辨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

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鎖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捽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智深把右手提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床邊拳頭腳尖一齐上打得大王叫救入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裏面叫救入太公慌忙把

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二十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床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爬出房門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旋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

雨柳條撲喇喇地趕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若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且取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强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里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

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閒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賴醉了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搜聽做女壻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

只裏氣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尚躲在他女兒床上我却不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吃那賊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廝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讎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拿那賊禿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吶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莊客報道山上人馬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

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太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人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里早早出來夾箇勝負魯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發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嗔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覆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

邦又猜細

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按住定睛看時尤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大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叙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坐了第二位

太公坐了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雁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雁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廝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賺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眞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里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里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

道李忠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教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讎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與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

豪傑作事便到底十分鑪又十分細

眞大丈夫

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你依着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

山生得兇怪四圍嶮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
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曾
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
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
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
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
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卓
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見山下有兩輛車十
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
兩箇伏待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

兩盃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
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
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他去打劫
得別人的送與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
洒家且教這廝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
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
解腌臢做一堆兒綑了只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
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
了拴在包裏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眞長老的書信跨了戒
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

嶮峻之處又沒深草存躲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攛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並無傷損當智深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投東京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十數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納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鬬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鬬了十餘合不分勝敗周通大怒赶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盡被捌死刼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捆做一堆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綑縛了若干器血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見一帶草木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到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赶了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里去赶便赶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三不然

李忠度量更小潘家酒樓上便被魯達識破了

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小家子口氣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了五七十里多路肚裏又饑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鐸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庵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前起黑烟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終

第六回

九紋龍剪逕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了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剎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

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鵲營巢帝釋欹斜口
內蜘蛛結網方丈凄涼廊房寂寞沒頭羅漢這法身也
受災殃拆背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兇穴
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
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
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
把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撅着叫
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
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損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

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
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
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猛
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
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喫
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喫半碗
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
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
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
里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

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喫奥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强賊一般把這出家人影占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

趕時劣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奥飯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個老和尚奥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楪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饑沒奈何見了粥要與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奥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奥纔奥

幾只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的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頭戴阜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絛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嘲歌着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　你無夫時好孤悽

那幾箇老和尚赶出來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

夜叉直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墻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桌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筯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肚胳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箱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

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與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脩蓋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里、與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且耐幾箇老僧、戲弄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廚來、這幾箇老僧、方纔與些粥、正在那里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他恰纔見你有戒力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與酒與肉、我們粥也沒的與、恰纔只怕師兄與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脚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崖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裏面赶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

中禪杖來鬬崔道成兩箇鬬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鬬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擋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拏了條朴刀大踏步搠將來智深正鬬間只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喝道有暗箭的人吐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恰待回身正好三箇撇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二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拽着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鬬了十合鬬他兩箇不過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干上再不來趕智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性命拏了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子都是赤松樹但見

亂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恰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絳血洒林梢疑是朱砂鋪樹頂

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回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逕的强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廝却不是鳥晦氣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那廝衣裳當酒吃提了禪杖逕搶到松林邊唱一聲

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着朴刀翻身跳出來唱一聲無驢你是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鬬和尚拾待向前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鬬三百合却說姓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鬬了十數合那漢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鬬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說道認得史進麽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再剪拂了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去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齎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

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此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發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各拏了器械再回尾鏁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五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番和你鬬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來敢廝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鐵佛

生喫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鬬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五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竿兒挺着朴刀來戰五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鬬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調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肷肢肷窩的搠智

深赶下橋去把崔道成後身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擡在澗裏兩箇再打入寺裏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竝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智深道既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裏面只見床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採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到厨房見有酒有肉兩箇都喫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發開火爐炭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彿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漸漸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深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赶着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幔低垂酸醋酒瓷土床邊墨畫神仙塵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壚不是當時之

卓氏墻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簑衣野外漁郎乘興當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此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界路只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

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人得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會友子王孫買笑來來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喧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

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
刹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猛
烈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戍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
嵌(欺岩切文去聲)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幡竿高峻接青雲寶
塔依稀侵碧漢水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
內香烟繚繞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遥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
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凶猛提
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
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
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
着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
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
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裏知客道師
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
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
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少刻
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

有眞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喚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揷在爐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正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此素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搥了句裏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眞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

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不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牛馬好生囉嘵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待者去僧堂內客房裏安他罷飯便喚將他來待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

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眞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眞長老着小僧投大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監寺首座又道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首座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厠的淨頭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

英雄漢却在僧寺中望個

零令碎碎如表花錦

出身
可憐
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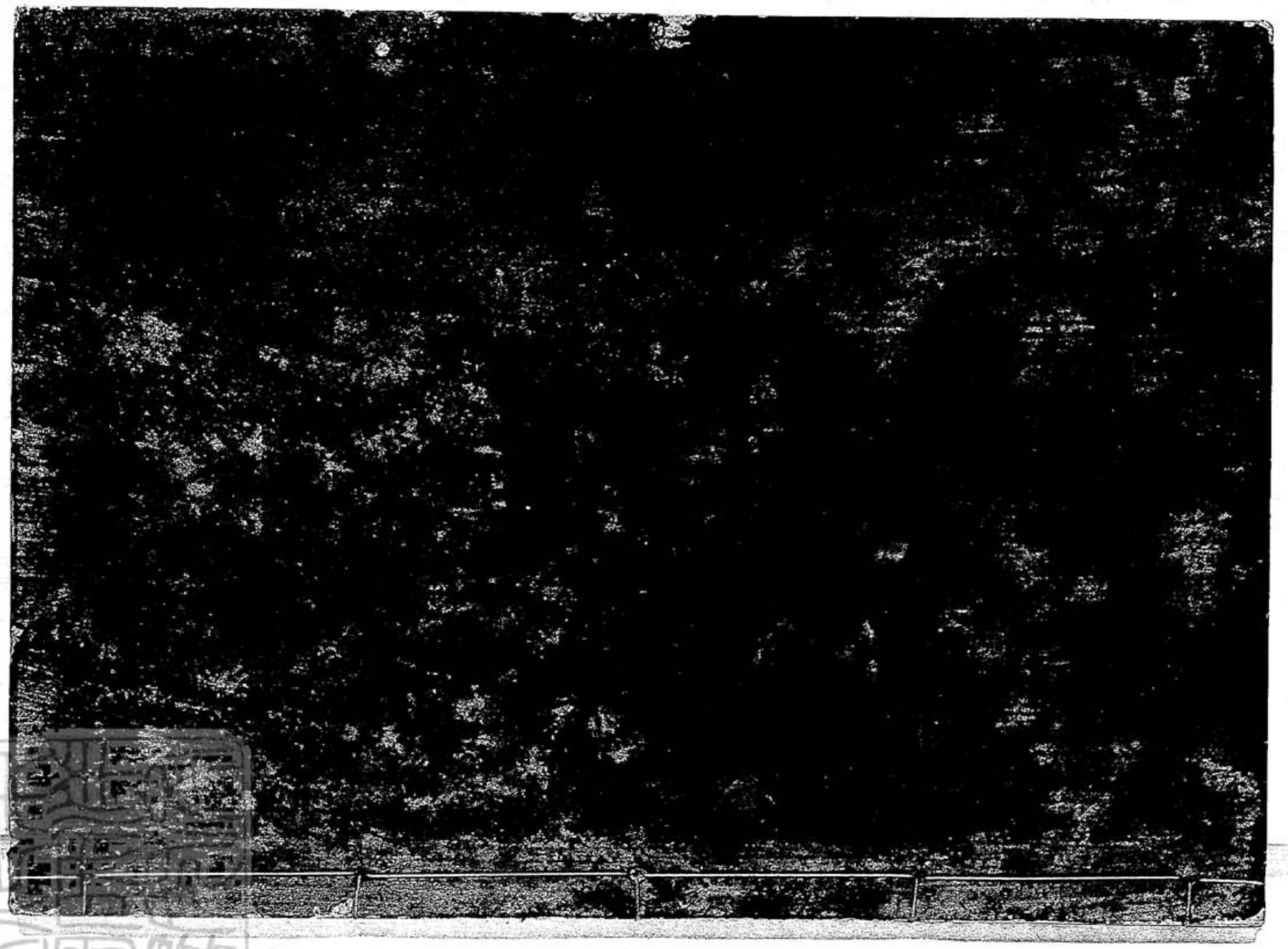
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廂司榜文明日交割當晚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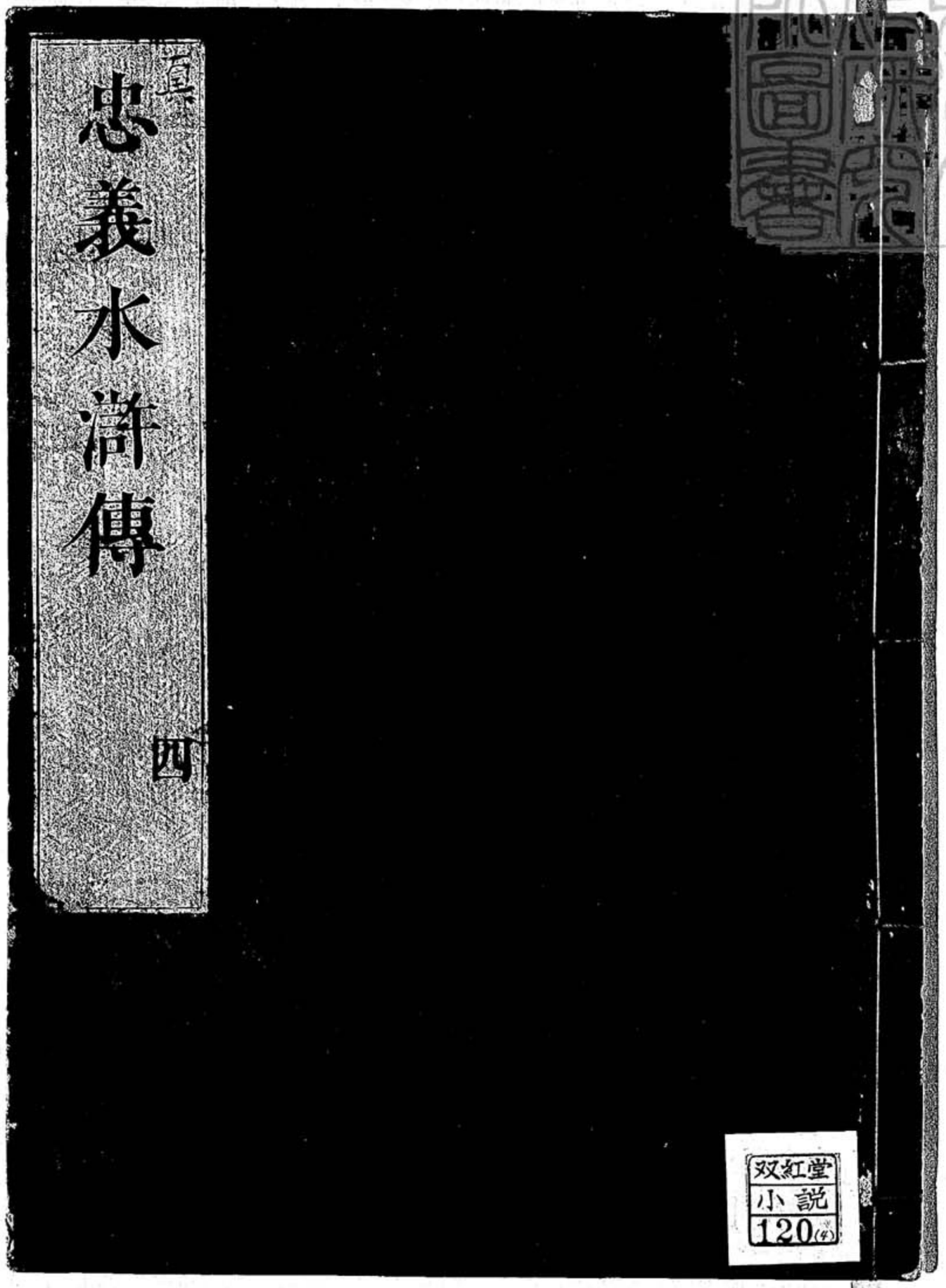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教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撷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

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十三十箇潑皮聖着些菓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便搶右脚望來攔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攔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終




忠義水滸傳
四
双紅堂
小説
120(分)

科3007-(1)

是个潑皮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氣頭的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葦塞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窰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隣舍街坊都來廝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擺酒家那厮却是倒來將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

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十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撣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沮壞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麽鳥人來這里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在那裏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情願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

前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賞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閙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叩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墻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只聽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想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縋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趨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眞羅

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十箇破落戶只見智深轟轟的伏侍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吳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菓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席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吓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

向日殃害果園今日甘心發郎酒食何也

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墻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墻缺邊立着一箇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鬟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

林冲出世

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入墻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

眞是十分好却恨我無半分也

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墻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箇奸詐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墻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

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拏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箇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挈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强專一愛淫婬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

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認的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聽秋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尋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

緒義得此人也不枉

赤心言語

冲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婊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内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

一个富安尚且有餘兄有

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内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内有一箇孛閒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内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内在書房中閒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内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内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内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内自思想那雙丈的這猜如何衙内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内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犬請太尉怎敢惡了太尉輕則

勢力身邊無數當安他

當安奴狗只望此一句耳

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得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計就今晚着人去與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時常來坐坐拜茶兩箇敘了些時間話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喫三杯解悶兄長到家去喫三盃林冲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

陸謙小人不小人

林冲當時何故錯與他相好戒

可悲
可痛
可恨
可恨

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菓子案酒兩箇敘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歎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高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長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

奪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里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麽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踵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失閒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獄廟裏囉嘍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

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酒因此特來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二步跑到陸虞候家捨到胡梯上却聞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里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窓開了樓廳跳墻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汚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等了一回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阿耐道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擅見高衙內也聚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看看深遠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杯

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箇來高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友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饑白晝忘飡黃氏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遮臉上羞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

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
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禀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獄
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
高俅道如此因爲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爲惜
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
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
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
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
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唱喏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
着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

只望此一句故省說

好个賢父兄

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
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閣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
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拏着一口寶刀插
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過識者屈
沉了我這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
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好口寶刀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
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應的
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
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遮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

入奉承人也

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氷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似豐城獄內飛來紫氣橫空似楚昭夢中收得太阿巨闕應難比莫邪干將亦等閒

當時林冲看了契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貫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二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小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到家去取錢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爲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末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

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
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
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
穿了衣裳、拏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林冲道、我在府
中、不認的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
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
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
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一層三
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干。兩箇又引林冲到
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

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
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字、寫道
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箇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
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
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
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
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拏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
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
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
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

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廝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阜鵰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皆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挿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終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寬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著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鈐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但見

緋羅繡壁紫綾卓圍堂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
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公吏謹嚴漆牌中書低聲
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牌單吏兵泥重節
級嚴威執藤條祇候立階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戶婚
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鬪毆是非判處恰如金鏡照雖
然一郡宰臣官衆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水上立盡
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廳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
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拿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拿下去
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高懸林冲
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罷閑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獄廟還香願正
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赶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孫孔目有希有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枷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在府上說知就裏亖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仲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箇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使發來開

這府尹尚有人心若是假道學林冲必死孔目必敗

封府要結便剛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透懺利刃誤入節堂春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亖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春杖換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

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
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
得孫孔目維持這樁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
排案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
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
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
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
經二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箇兒女未曾面
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
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

好丈人

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
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
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高衙內陷
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
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早晚天
可憐見放你回來那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
過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兒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
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休要
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
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

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在自兩相耽悞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里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禀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汚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

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半晌不動但見

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荊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倒臥有如西苑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東風惡吹折江梅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

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靜扎回來斷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

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
皁紗背子下面皁靴淨鞵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
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
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
盞菜蔬果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
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
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覇到閣兒
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覇道不敢動問大人高
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
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卓上說

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
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
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
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
董超薛覇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
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
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
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
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
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

這薛霸好似人家門下客

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兇咎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聽我說高大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眞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云云

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等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拏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董超道他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

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他咕咕董超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只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着着天色又晚但見

紅輪低墜玉鏡將明遥觀樵子歸來近視紫門半掩僧投古寺踈林攘攘鴉飛客逐孤村斷岸嗷嗷犬吠佳人秉燭歸房漁父收綸罷釣唧唧亂蛩鳴腐草紛紛宿鷺下汀洲

當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裏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雜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衣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他凝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兩個
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罵了
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
未起薛覇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與林冲起來盥
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覇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
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
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潦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
那里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等過酒
錢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
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

喚不止薛覇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棚將起來林冲
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
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
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寒鎖一座猛惡
林子但見

枯蔓層層如雨脚
喬枝欝欝似雲頭
不知天日何年照
惟有寃魂不斷愁

這座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
箇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寃讎的使用些錢
與公人帶到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

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
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
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
在樹根頭林冲叫聲阿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
超說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
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
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箇正要睡一睡
這里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
林冲荅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董
超道郎里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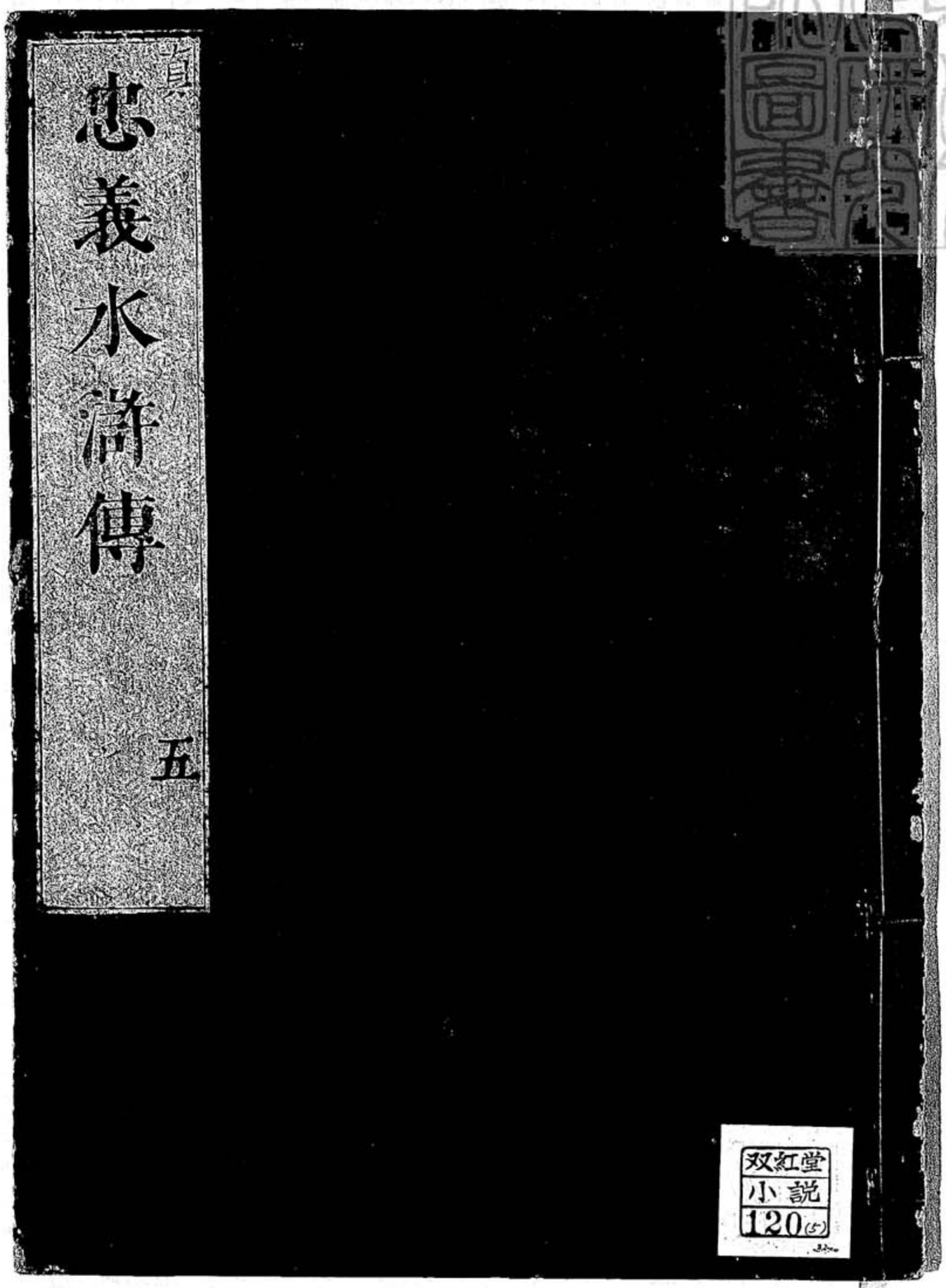
向他求救

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
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兩箇跳將起來轉過
身來拏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
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箇到這
里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
只今自就這里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
兄兩箇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
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
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二位
董超道說甚麼閒話救你不得

說這仁義話直痴直

薛覇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求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寃今夜落誰家、畢竟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双红堂
小説
120(5)

科 3007 分止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話說當時醉霸雙手舉起棍來，來奪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醉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阜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中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

林冲大見識

道非干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洲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

祖人但細

快心

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酒家先投逕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里害你正好殺這厮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箇都剁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里捕了戒刀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攆兄弟都跟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拖了包裹一向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

店在村口、四箇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槐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應前猗猗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簷簾遮酷日、壁邊尨犬冷冷、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漉器、紅顏村女笑當壚。

當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同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合該如此、真正好弟兄、有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里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見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洲、兩箇公人聽了、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正在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箇公人不敢高聲、更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暗

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
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
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解宇裏新來了箇僧人喚
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
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
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
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
休絮煩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
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淨處了魯智深打
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
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洒家已打聽實了
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
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
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二十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
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
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
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
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
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有二寸深痕
齊齊折了喝一聲道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

像像十分像

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杏花村風拂青帘劉伶仰臥盡床前李白醉眠揩壁上社醞壯農夫之膽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當來

柴進出身

三箇人入酒店裏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那店裏有二五箇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竝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采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勑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

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沖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莫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麼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沖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十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沖等謝了店主人三箇出門果然三二里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墻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箇大莊院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枝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佳景堂懸敕額金牌家有誓書鐵券朱甍碧宇掩映着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眞乃是三微精舍不是當朝歡戚第也應前代帝王家

三箇人來到庄上見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沖說道相

頌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庄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箇箇英雄數十匹駿馬嘶風兩三面繡旗弄日粉青氈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亂捕飛魚袋內高插着描金雀畫細輕弓獅子壺中整攢着點翠鵰翎端正箭幹幾隻赶獐細犬擎數對拿兎蒼鷹穿雲俊鶻頓絨絛脫帽錦鵰尋護指摽鎗風利就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圍圞向馬上時聞響震鞍邊拴繫無非天外飛禽馬上擎擡盡是山中走獸好似晉王臨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那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皁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絛足穿一雙金線抹緑皁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

非具隻眼者安能一見便問

惡得高太尉的便非凡人宜乎起柴進之敬也

眞好漢堂堂王孫携一配軍之手同入莊門而莊客亦不之怪

者眞義氣所化也今大家門墻窮士便不敢窺足矣可感可歎

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柳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里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温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

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一盃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寬免面少坐柴進隨即解了弓袋箭壺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攧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哄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可快攧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箇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

林冲到底有識見

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采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攧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箇公人亦各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

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眞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眞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厮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喫過了五七盃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

好柴進

白日一般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爭我一棒打翻了他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疑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里方纔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閧出堂後空地上來客拿一束棍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製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

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攔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師就明月地上交手眞箇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攔河北來鎗大攔棒是鮑魚穴內噴來來鎗棒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攔棒似連根拔怪樹來鎗棒如遍地捲枯藤兩條海內搶珠龍一對鬭爭食虎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

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三十兩銀一時失了計較大笑着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薄禮超薩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如此纔棒法怯了歹意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

滴高小人心事

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
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
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著棒使箇門戶、吐
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唱一聲來來來、便使箇搴
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
棒下來、林冲看他步已亂了、被林冲把棒從地下一跳、洪
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
頭廉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快將酒來、把

又越發的越沒用

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札起來、衆莊客一頭笑
着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住林冲
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里肯
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
日好酒好食管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
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太
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
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再將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
林冲、又將銀五兩贈發兩箇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
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

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沖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二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雖是箇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沖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沖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離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沖送到牢城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墻壯地閣池深天王堂畔兩行垂柳綠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滃鬱來往的盡是唆釘嚼鐵漢出入的無非降龍縛虎人

滄州牢城營內牧管林沖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沖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沖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

學先生晚臉

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剌剌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効林冲只罵的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

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

世情如此語好雖漢可何

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營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況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歎視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要二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駄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撥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

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飽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亦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

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
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
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
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煩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
巳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
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里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
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
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終

天生柴大官人這一等偏與那一等不同何也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
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
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
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
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
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里撞見林冲道小
二哥你如何地在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
齎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

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喫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為何事在這里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剌配到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到此遇見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勤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迅速光陰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入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差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箇人將出

一兩銀子與小二一道且收放禮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菓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菓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擔待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煖自行

賢哉李小二大婦強似如今

溫酒約計喫過十數盃再討了按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溫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的不尷尬介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訥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在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模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的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

搨得如見

友

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的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性命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與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參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人却待正要尋恩人有此二要緊話說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小二哥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虞候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訥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

崇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
潑賊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
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喫飯防噎走路
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
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揑着
一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早洗漱罷帶了刀又去
滄州城裏城外小街來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
動靜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
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
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
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
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會撞舉的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
座大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覆原
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撞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
堂你在那里閑左壞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
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逕到李小二家對
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却如
何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是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時有
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勾這差使林冲道却不
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

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時家裏安排幾盆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雪早下得密了但見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皇畿若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墻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廒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里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廒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

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下生些焰火起來屋邊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瑣亂玉逕逕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

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在廊下看時是個離邸中挑着一箇草篦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麼主人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二盃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溫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懷內揣了半肉叫聲相擾便出離邸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古時有箇書生做

了一箇詞單題那貧苦的恨事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拈絮撏時上占綿裁幾
片大如栲栳花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
豪家却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
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卧
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
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
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
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
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
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的一
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
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
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
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的廟門再把
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移將過來靠了門入的裏
面看時殿上朔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
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圍圍看來又沒鄉舍又無廟主林冲
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

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便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燒着、林冲便拿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前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在廟裏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直逕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推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這條計好麽、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的推

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廝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壻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免一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參那里去、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又聽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

田自意外快人快人

已惡衆而鐵圓

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住定被這厮門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一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三箇人急要走時驚得呆了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赶上後心只一鎗又攧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的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好賊你待那里去批胷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攧在地裏用脚踏住胷膛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喝道潑賊我自来又和你無甚麽冤讎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

亦是大意

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喝道、好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劍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反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卓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腰膊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陸虞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

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鈎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有詩爲證

天理昭昭不可誣　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雪沽村酒　定被焚燒化灰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　誰知暗裏有神扶
最憐萬死逃生地　眞是瑰奇偉丈夫

那雪越下的猛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覺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的草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出火光來林冲逕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庄家周圍坐着四五箇小庄家向火地爐裏煨焰焰地燒着柴火林冲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瓷瓦罐兒裏邊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討些酒喫老莊客道我們每日不望煩回些酒喫尚且夜輪流看米回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五碗不勾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聞得酒香與小人溫寒老莊家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道你與我溫酒我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此二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

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堤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兌了莊家們都動撣一作憚不得被林冲起打一頓都了了林冲道都去了了老爺快活喫酒土炕上却有兩箇柳甌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了一步高一步低浪浪蹌蹌提脚不住了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掇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迸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赶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發上手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綁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那箇去處來不是別處有分教衆兒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終

思斎文庫

享保戊申孟春望日

京師書房　林九兵衛

